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钱歌川代表作

巴山夜雨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慧英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歌川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758-7

I. 钱… II. 中…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5774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3.75 印张 193 千字 3 插页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1.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目 录

钱歌川小传	1
最初的印象	1
飞霞妆	5
闲中滋味	10
吃过了吗	16
演戏之都	19
游牧遗风	24
春风青冢	29
谈天	35
一件长衫	37
老牌子	41
也是人生	44
典型何在	47
退伍军人	51
洋场零语	55
金钱的善用	59
冬天的情调	64
拜台之秋	68
前程	70
男女之间	72
西班牙的先生们	78

两种不同的办法	81
失眠枕上	84
锡兰印象	88
印度之门	91
初渡红海	96
开罗之游	99
水乡威尼斯	104
初访拿波里	107
艺术之都罗马	113
翡冷翠的一日	117
牛津零忆	120
所谓我的故乡	122
别人的职业	127
国语的充实	130
追怀伯鸿先生	134
悼学仪	137
我怎样学习英文的	142
用钱的快乐	147
春画考	150
巴山夜雨	154
风雨故人	160
四川之竹	163
卧病小记	166
纪念王礼锡	172
藏书与读书	177
日本妇人	182
槟城的元夜	186
怀轰炸中的伦敦	190
夏重庆	194

天，每天到那里去的常有三万人之多。如果是在北平，像虹口公园一样的草坪，也许压根儿就没有人去。那儿有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胜境：爱热闹一点的人可以游中山公园，夏日在古柏下品茗，冬间往小池上溜冰，都是别饶风趣的。爱清静一点的人，可以游天坛、太庙，那儿古柏成林，游人罕至，尤其是太庙，院内的古柏，高皆百尺，大的可供三人合抱，林中栖有一种候鸟，名叫灰鹤（即鸛），立住时形似斑鸠，飞起来就是一个有色的小鹤，羽毛是灰色的，头是红的，翩跹舞影，煞是好看。春间结伴而来，入秋则不知去向，几百年来都是这样。游人来到这样的地方，便不免要发生一种遐想，而感到天地悠悠，人生如寄。因为这儿虽在日中也静得像太古一样，殿内交椅上坐的都是牌位，殿外的环境也只是令人想起“古戍寒云乱鸟还”的诗句而已。

颐和园是北平一个规模最伟大，点缀最完美的名胜，园中有山有水，湖中有长桥卧波，孤岛危立，山上有铜亭佛阁，乱石穿云；凭栏眺望，湖光山色，全在眼底，所以有块地方名字叫作画中游，游人到此，便有一幅天然图画，自然呈现到眼中来。湖边有长廊，有小亭，有树木，有石桥，无处不可以徜徉。当夏日莲花开放，泛舟湖中，尤使人忘却人生的苦劳，而以为身在仙乡（Lotus land）了。

爱游山的，近有景山，山上有五个亭子，登最高亭一望，一片金黄，故宫全景，了然在目。山的东麓为明思宗殉国处。真是人不如物，鼎革且再，至今那株古槐，还依旧健在，游人来到这里，怎样能不发生一种怀古之情呢！景山又称煤山，据说是从前皇帝为着储蓄煤炭，堆积而成的山。这小山中间到底是土是煤，现在可没有研究的必要。也顶好不去研究它。如果你根据好事者在万春亭畔发掘的结果，而断定只是从前开通紫禁城外护城河时之积土所成，那么，你对煤山一个名称，又将如何解释呢？北平郊外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山，就是西山，西山上面的名胜，即所谓八大处，实则除了八个破庙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倒是那未列入八大处中的双清别墅，却还幽雅可喜，这是熊希龄的私人院子，现公开地供人游览，内有两个泉水，清澈无尘，岩下池中养满了金鱼，稍远看去就像水上桃花片片，走近来又仿佛自己都成了庄子一般的哲人了。

在西山附近有个著名的庙子，叫做碧云寺。原来是元朝耶律楚材之裔阿利吉舍宅所建。明正德时太监于经加以开拓。天启朝魏忠贤重修，而有今日之规模。

殿后的金刚宝座的石塔，顶有七塔，凡十三级。建筑雕刻，十分华丽。庙内有古柏一株，干若虬龙，我去游的时候，觉得很苍古可爱，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成中看见了，说这就是徐悲鸿画的那棵树，曾拿到巴黎售到一万多法郎的善价。我虽没有看见那张画，然看到了这给艺术家以灵感的作品的实体，也就觉得有了眼福似的很愉快了。

爱好字画、古籍和古董的人，北平是不可不去的，因为那里可以扩大他的眼界，上至周、秦，广及欧、美。三殿及故宫中的各种古董宝物已经美不胜收。历代名家的书画真迹，更是琳琅满壁，北平图书馆中那些千年以来的各种版本的古籍，使那些好买旧书的人，真是要为之垂涎三丈。在这些高楼大殿之中，我们也可以和游山玩水的时候一样，消磨许多闲岁月。忙里偷闲的滋味虽好，但是人人可以领略，惟有在长闲中要去尝到闲的滋味，可就难了。如果没有变化多端的特殊的环境，或中外古今的瑰奇的宝物来作调剂，斗室枯坐，一定会使你闷的慌，闲的要死。有了游览不尽的花园胜境，百读不厌的名画古董，才需要充分的时间去游览。愈游得久，愈看得多，愈能发现其中之美。这种婆婆出来的美，决不是忙里偷闲的人所能领会得到的。真正的闲中滋味，就只能在这些亲炙的古物之内，山水之间，才可以得到。北平的人就是最能享受这种滋味的。外来的人就是勾留两三个月，也只可以把北平的外表看个大概。住在那里的人，每当花晨月夕，或是秋高气爽的日里，随时都能出去逛。城内有中山公园，有三海，有故宫，有三殿。近郊有颐和园，有西山，稍远有北戴河，有汤山，再远就可以出居庸关，登八达岭到塞外去。这儿虽说是塞外，由北平去时实在再方便没有了，由西直门车站搭火车去，一个多钟头就达到了。

在北平这许多名胜之中，我觉得北海最好。我初到北平的时候，洋车夫拉着我从团城边的桥上走过，我遥望北海中青松白塔，便使我发生一种爱慕之情，后来进去游览，更觉得这地方的可爱，它没有中山公园那么热闹，又没有颐和园那么寂寞。地点适中，时时可以去，门票又贱，人人可以去，真是住在北平的人一个最适当的游园。

北海是四季咸宜的。春天是桃红柳绿，鸟语花香，可以散步，可以醉眠。夏天是荷香袭人，凉风拂面，可以划船，可以钓鱼。秋天是天高气爽，红叶如

花，可以赏心，可以郊宴。冬天是冰天冻地，六出花飞，可以溜冰，可以赏雪。

就是一日之中，也无时不可到那里去逛。因为从早到晚，都有它特殊的景色，可以供人赏玩，所以早上去过，晚上还是可以再去。譬如在夏天，北海的晨光，确是美丽可爱的。空气是那般清鲜，鸟儿正啭着歌喉，在树上合奏！鱼儿有时要跃出水面来，再落下去，发出一声清凉的水响，花儿在晓风中轻轻地摆动，花瓣和荷叶上未干的露水，就像珍珠一样，圆转自如。太阳从白塔后面，先翻拥出一股朝霞，然后慢慢射出金光来，白色的塔影衬在红色的天际，格外觉得有一片清凉情味。等我们走过桥去，在东岸仰头望时，便可看见淡紫色的西山，耸立在前面，清晰如画。这时公园内的树木花鸟，固不待言，就是园外的云光山色，仿佛都在向这园中的游人献媚。可惜一般人都贪着早眠，不愿在日出之前跑进北海去，而辜负了那一幅良辰美景。

在清早到北海去的，只有几种人：上下左右，不疾不徐，在密林深处做着种种姿势的国术家。口里一边在大唱特唱，身子一边在演戏作势的准伶人。独自在树下小路上踱来踱去，身体看去很瘦削的养病者。到处在扫着落叶和垃圾的清道夫。为那些菜馆茶楼一日之用的原料，而送货来的小商人，和几个送煤的骆驼。再迟一点，就有那用功的学生，拿着书本，跑进这公园来，拣一个绿荫树下或是青草桥边坐下来，埋头读书，在快到九点钟的时候，就有许多公务人员，从后门走进，前门走出，或前门走进，后门走出，他们只是把这儿当作一条捷径，园中景色，对于他们早已不发生关系了，他们决不会停下步来看看承露未干的荷叶，或听听枝头高唱的鸟声，生活不让他们流连来享此清福呢。

在火伞高张，赤日当空的时候，你如果在屋子里觉得闷热不过，也不妨到北海去，那儿有水阁凉亭，有大树，有古刹，有石洞，比家里委实要风凉多了。

等到下午太阳快要偏西，火焰减了一点的时候，更是宜于到北海去。在斜阳一抹之中，最好是架一叶扁舟，由五龙亭，穿过长桥，到芰荷深处，去临风歌唱。那时水面亭亭翠盖，船边流水潺潺，加之，清香扑鼻，环顾周遭，你真个要溶化在大自然之中了。

如果你口渴了，弃舟登陆，到五龙亭或漪澜堂或双虹榭等处的茶社里去喝

茶，也有另外一种乐趣。譬如五龙亭是建在水上面的。每个亭子四周都是玻璃窗，坐在亭中东西南北四方都可看见，据说这是从前皇帝建来赏雪的。它们与景山上的五个亭子，遥遥相对，建筑的样式也是一样，不过一在山上，一在水中而已。

茶喝够了，如果这儿的点心，不足充饥的时候，那顶好是起身走几步到仿膳去吃肉馅烧饼和其他的饭菜。座中虽不能看山玩水，然设备很是精致，有紫檀木的桌椅，壁上挂着毫无俗气的字画，几上也有新鲜的小盆花草。菜也很可口，这老板原是从前皇上的御厨呢。

饭吃过以后，就在前面水边树下，散散步也还不错。真的吃饱了太没有事做的时候，悄悄地走到九龙壁或小西天一带去窥看别人的秘密，也可以特别地满足你一种好奇心的。

总之，这公园是可称为“四美具，二难并”的。早晨有早晨的好处，黄昏有黄昏的情趣，淡妆浓抹，无不相宜。

北海使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一个春和景明的下午。我当日在居停主人盛家吃过午饭，便独自跑到城西的一条胡同里去访蓝夫人，想托她代我去买一点北平的装饰品，走到她家里，她午睡初醒，我表示来意之后，她辞以也不内行。后来她见我既不长于词令，枯坐很是乏味，便提议去逛北海。我当然赞成之不暇，又邀得松女士的同意，如是我们三人便雇洋车上公园了。

入门以后，三人一面闲谈，一面游览，不一会也就走到了渡头。坐船渡海在五龙亭附近登陆，又逛了一回所谓西天胜境的天王殿，便把蓝夫人留在仿膳茶社里，我和松女士去看九龙壁，因为她虽到过北海多少次，但从未去看过那有名的照壁呢。那是一垛很大的墙壁，相传是大圆镜智宝殿的照壁，但那宝殿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壁上由各种颜色的釉砖堆嵌成为九条大龙，工极精细，不可多得。看过九龙壁转来，就三人同入仿膳吃饭。席间她们常常因为我的缘故而为之笑不可止，素来就怕与女子交谈的我，这一来更没有办法了。柏格森在他的《笑的哲学》上对于这种无名的笑，都还没有解释，我更是被送入了五里雾中，至今还是一个哑谜？就因为这个哑谜，而加深了我对于北海的记忆。我每想到北海，就仿佛听到她们那种笑声，笑声一来，就把我深深地抛到默想中去，觉得世界上一切

的神秘都包含在一笑之中，如果一定要把所以笑的意义说出来，那早已丧失了笑的神秘性，正同闲的滋味只能在沉默中去领略一样，如果大家凑在一块儿热闹地谈话，那已经不闲，更谈不到闲中的三昧境了。

（原载 1934 年 11 月 10 日《新中华》第 2 卷第 21 期）

吃 过 了 吗

我们无论到一个什么地方，用不着仔细去考察，只消听取人们相见时应酬上的片言只语，便可知道他们生活的重心，和人情风土的大概情形了。伦敦一年四季难得几天好天气，人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说“天气好”。江西人多不惜抛下娇妻爱子，向外省去做生意，以求生财，所以他们见面便道：“发财，发财。”上海人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打滚，朋友相见时的寒暄语，开口便是“忙吗”？北平的情形，可就和上海大不相同，住在那里的人们，最能享受闲的滋味。他们似乎每天都是清闲的。太忙了想偷闲，太闲了自然也得想办法来消磨岁月，于是乎高人雅士便吟风弄月，拜佛烧香，玩古董，种胡麻，即市侩俗人，闲来无聊，也学得几分风雅，擎着鸟笼去晒太阳。半日光阴之流逝，不难立待。但不分高人市侩，他们中间却有个共同点，真所谓雅俗共赏的，便是吃！吃是北平人的生活，所以他们一见面，便问：“吃过了吗？”我们在上海忙坏了的人，一到北平，也就乐得一身闲，每日除闲游之外，当然只有吃了。

北平的名菜馆有东兴楼、丰泽园和玉华台等，但这都是宴会的地方，如果没有专门家的菜单，也未见得能吃得好。吃番菜有廊房头条的撷英和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等处，一在闹市，一在名园，仅因其地点而得名，至于番菜当然不能列入北平的吃的项下。我所要吃的是小吃，惟其是小吃，才能尝到真正北平吃的风味。两三个人去吃，至多花得一两块钱，使你未吃之先不敢入门，既吃之后便想再去。其中使我最不能忘的便是那家吃烤牛肉的馆子。房子共三进，第一进是几块篾褶搭成的，一张台子，几把凳子就摆在这个凉篷之下，不消说，这是占领着大街上的地盘的。第二进有一个烧柴的大灶，和旁边一个切牛肉的案板。案板边站着一位大汉，他低着头手不停地在切着牛肉。他这儿的牛肉是特别选拣过来的，他的刀法尤其高妙。第三进才是一间正式的屋子，里面放着三四张方桌，方

桌的周围有很长的板凳。我们进去时，先到这里坐下喝茶，等外面的客人走了，便随即跑出第二进去，立在灶旁，把地盘占定之后，就向那位大汉要了一斤牛肉，于是随着牛肉给我们每人送来了一碗酱油水和一盘生葱，几个烧饼。原来牛肉已经切成了极薄的细片，随我们吃多少可以钳多少。灶上反放着一口平锅，锅底下炉火熊熊，锅上面焦头烂额。我们先用筷子钳了牛肉和生葱浸在酱油水内，然后放上锅去，就用筷子拌着，等到牛肉一熟，便由锅上直接送入口内。这种对锅而吃的办法，倒也别饶风味。听说有的一人能吃两斤，甚至可以吃上瘾呢。牛肉吃得嫩，确是很滋养的。日本人吃的牛锅（Sukiyaki），也正同此一理，不过日本人是将牛油酱油先倾在锅内烧开，然后再将牛肉放下去煮。这儿却是把牛肉放在锅上焙，但不等到焙干，早已下喉。这口锅上面结着重重的锅巴，正表示它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初去，这样立在灶旁对锅大嚼，觉得很不雅观，其实从前已有不少的文人名士都是这样吃过来的呢。《湘绮楼日记》上似乎就说到过这个地方。当今北平的文人名士，也有不少爱到这儿去吃烤牛肉的。我一到北平就有人邀我去吃，有天正午跑到那里却仍是店门未启，冷落无人。一问才知道要下午三点钟才开始做生意，只得怅然而返。直到我将要离开北平的前四日，友人曾觉之兄请吃饭，他说大家好朋友不必拘泥形式，所以不用请柬，我也颇以为然，谁知他冤枉过正，连口头之约都只说了一半，竟没有把地点告诉我，我因为访问同乡的老画师齐白石翁去了，误了他三次电话的邀请，回来打电话遍查，查不出这位中法大学的教授在什么地方请客。等到夜里快八点了，只得在绝望之中，想到形式主义还是有它的好处。这时盛成中兄忽提议去吃烤牛肉，我自然欣然就道，谁知这临时的机会，反给了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呢。

牛肉之外，有所谓涮羊肉，也是北平食谱重要的一页。吃涮羊肉的地方，首推正阳楼，次为东来顺和西来顺等处。吃法是用火锅先送一锅清汤来。羊肉全是生片去皮卸骨，切成纸一般的薄片。我们平日所不吃的羊的内脏，这儿都成了盛饌。最奇怪的，就是我们只消放在那火锅中涮了几涮，吃来连普通羊肉的腥气都没有了。我平日是不大吃羊肉的，这回也就饱餐了一顿。尤其是吃到最后，羊肉都吃光了，只剩下锅中一点变了色的汤汁，这却真是下饭的妙品。听说这种客人食余的锅底子，店里还可以拿去卖得两毛钱呢。

吃牛羊肉的地方都是清教馆子。要想吃猪肉这些地方是求不到的。好在北平无论什么都有专门，哪怕是普天下人最普遍的食物——猪肉，到了北平，也就有它的专门店家了。那便是沙锅居。那儿除了猪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且吃法也很简单，正同我们南方人在夏天吃的白片肉一样。所以讲究吃的人，还得自己带好酱油去，不然，如我们这些对于猪肉并无特别嗜好的人，也就吃不出特别味道来的。

北平人最爱的是游和吃，所以供人游览的地方大都可以供人吃食。如中山公园除了吃番菜的来今雨轩而外，还有川菜馆长美轩等。同样北海公园中便有一家著名的仿膳。这家馆子的后面有九龙壁，旁边有五龙亭，白塔隔水相对，为游人必到之处，再加以老板是逊清的御厨，“四美具，二难并”，较之其他馆子真是别开生面。这儿顶有名的肉馅烧饼，小窝头，据说都是慈禧太后日常最爱吃的。

北平可吃的小馆子还有很多，譬如我到北平去吃的第一个馆子，就是穆家寨广福馆。那儿的特色是老板娘亲自掌锅，至于名菜的黄花鱼，自然也有一种特别风味，不过我当时因初到北平，一切对于我都很新鲜，还吃不出它那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味道来，尤其是第一次看见烧饼上也有龙的图案，使我感到已置身于旧时的帝都。等到几个人大吃一顿之后，结出账来，其数目之微，尤使我大吃一惊，这种对于代价的深刻的印象竟把对于菜蔬的浅浮的口味驱走了。我在这种价廉物美的口福之中，只管轻轻自语：谁说“吃在广州”呢？

（原载 1934 年 7 月 25 日《新中华》第 2 卷第 14 期）

演戏之都

从小我就不大喜欢“看”戏，对于那些红花脸杀进，黑花脸杀出的玩艺，我并不觉得怎样好看，他们在台下叫好的时候，我也许正在后台看那些女戏子搽水粉，男戏子画花脸；因为后台的化妆，对于儿童时代的我，比前台的表演还要来的有趣。他们在台上唱些什么我一句也不懂，别人在凝神领会的时候，我偏偏要问，别人在鼓掌大笑的时候，我莫明其妙。我常觉得奇怪，那些戏子既不是戴的脸壳，为什么会变花脸；男人为什么会变女人，这倒是值得研究的，所以我要跑到后台，去看一个究竟。看破了这种神秘之后，我对于戏更没有什么要“看”的了。

看戏趣味的破灭，对于我是影响很大的。现在我在这干燥无味的上海一直住了五年，除了被人强邀去“看”过一次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而外，没有进过唱大戏的院子里。就是电影，也一年难看几回。其实，在上海这地方对于我们这种薪俸生活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玩儿的。上海的玩艺，如酒绿灯红的妓院，气象万千的轮盘，载沉载浮的跳舞，诸如此类都在华灯初上，相与俱来。不幸这时候，我正拖着一身疲劳的筋骨，由公事房放工出来，一步一步踏回家去。到家时，只能嘘一口长气，便倒在床上，呼呼睡去。人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酣睡还舒服的了。我这时一枕邯郸，实胜过现实的百般娱乐。妇人醇酒，不足以动我的心，伴着音乐的跳舞呢？我提不起脚呀！而且跳舞一晚上要跳十几块钱，妓院更是消金窝，比较平民一点的娱乐，只有看戏，小院子两毛钱就可以看一场，偏偏我对于看戏又失了兴味。

工作既十分机械，生活又特别简单，再没有一点娱乐来调剂调剂，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枯燥得要死了。这回我便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倾三年的积蓄，到北平去旅行一次。

一到北平就贪婪地游览着那些庭园山水，古刹皇宫，甚至远出居庸关，登八达岭；而对于北平的土产——京戏，倒反没有过问。直到有天中华书局的周支山先生请吃饭，他说丰泽园是北平的名馆子，远道来的人不可不去吃一次，我当然是谢谢他的好意，表示不敢打扰，后来他说：

“吃过饭咱们去‘听’戏。”

这个“听”字，够多么诱人呢！红花脸，黑花脸，男扮女装，那些玩艺，我现在早不要“看”了。剧情也大都是那么一回事，千篇一律不会有新的意味。只有那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声音，却是个别而新奇的。中国音乐在声乐方面最大的成功，就在“戏曲”上。

中国戏如果专门去“看”，一定失望，因为布景既简单，表情又贫弱，把马鞭一扬，就算上了马，把两手一张，就算开了门，这只能促进我们的想象，不能满足我们的眼睛。色情狂的男子，攒在台前去看那些女戏子，这是上海一带的风气，北平是不作兴的。全靠一副标致的面孔，而无珠玉的喉咙，在上海则可，在北平是上不得正式舞台的。北平人上戏院子，他眼睛可以不望台上，但手脚是不能不打拍子的。他们个个都是顾曲的周郎，而不是窥墙の宋玉。他们的目的在“听”而不在“看”。我一向对于戏的见解，全误在一个“看”字上，现在忽然听见周先生说“听”，一时竟把我的趣味改变过来，我觉得中国戏确有“听”的价值了。我于是欣然领谢了周先生的盛情。

“我还约了程砚秋一块儿去吃饭，您是爱艺术的人，和他谈谈倒也不错。”

这可更使我喜出意外了。先见见他的本来面目，谈谈他的戏的理论，然后再去看他的舞台姿态，听他的檀板歌喉，那更足以增加我对于戏的认识。当夜我到丰泽园和主人寒暄了一阵之后，门帘启处，由堂倌导着一位眉目清秀的书生一般的客人进来，我一见便断定这是程砚秋了。等到和他一交谈，我几乎要怀疑他不是个男子。他说话的声音那般轻细，好像生怕说大了时要震破他的脆薄的喉管似的，听去就像蚊声一样，但他说得那般缓慢、清楚，使听者仍然可以一字不遗地抓住他所说的话。

他新从法国归来，抱着改良中国戏剧的雄心，现在北平一夜唱三四出戏，真可说是十分卖力了。他在北平的劲敌就是尚小云。梅、尚、程、荀，是现代中国

我走到这对鸳鸯冢前，十年前的一出人生悲剧便展开在我的目前了。

一个少女从山洞似的山西孤零零地跑到京城来入大学。她这时还只有十八岁，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朝竟要独自地跑到远方去，这自然要使她的父母十分不放心的。由于慈亲的爱护之心，辗转托了一位在京的 W 君来照顾她。一个初次离家，远羁异地，饱受着旅中孤零的少女，忽然得到了这样一个父亲所嘱托的保护人，而且又是一个年龄相差不远的青年，不仅日常生活可以得到他的照拂，即学问的疑难也可向他请益，她的喜慰，自不待言。又谁知一出人生悲剧竟种因于此。慈父因为爱她，反害了她。

在 W 几次到她学校里来看她以后，他们的友谊自然更增进了。她觉得总要他来，而自己从不去看人家一次，似乎是失礼的，但他独自地住在一个公寓里，以一个少女单独跑到那种地方去，未免有些不便。她每次想去都因此而迟疑了。直到一个风雪满城的下午，她终至鼓起勇气第一次到公寓里去看他。这原是一个人生极难得的美的诗境，少女的心情（也可以说是爱苗吧）方从这儿抽芽，一出人间喜剧，正好从此展开，不幸刚一开头，就被他玷毁了。可怜她一颗纯洁的心，就在这一天被划上了一条不可磨灭的伤痕。

她既把她的心付与了他，他不仅不给以相当的爱护，反使她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他充分地戏弄了她以后，竟撇下她，仍然回到他固有的妻室那儿去了。而这痴迷的少女，一颗送出了的心竟怎也再收不回来。于是她感到了人生的痛苦，尝透了恋爱的悲哀。W 已经不能再在她身上发现奇迹，或注以热情，而她的一缕幽情却像小鸟恋着故枝一般缭绕着他，不能断然飞去。其间虽有人以丹心碧血，溅到她的裙前，她竟毫不心动，而仍迷恋着那游戏过她的过去的爱的骸骨，执迷不悟。直到那碧血青年因得不到她的爱悲伤而死，她才感到这是世间一个真实爱她的人，如是毅然决然斩断了几年来被 W 所牵着的情丝，同时那颗怎也收不回的心，这时却自然而然地回到她的胸腔了。她向 W 绝了交，把她收回的一颗赤心，送给那个死灵去。她不再爱任何活在世上的人了，她只把她剩下的眼泪，每天到陶然亭畔，洒在那为她而死的青年——高君宇的坟上：

“我的宇哥呵，你听呀！听你的评梅向你忏悔：你是这宇宙中曾热烈地爱过我的惟一的人，而我反那般强硬地拒绝了你，最后当你病倒时甚至翻了我对你的